



老街坊“苏豆芽”

□黎强

江津老县城的小西门，是条青石板铺陈的巷陌老街，不大，可它通透、干净，是我童年和少年的养分与根脉。一棵硕大的黄葛树下，能够围坐任何人、任何事，即便是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，似乎都觉得理所应当。一杯沱茶，一局对弈，一把蒲扇，一阵笑谈，就足以让心头不快瞬间释然，之后带回各家低矮平房的，皆是意犹未尽的小欢喜、小满足。

在这条烟火巷陌里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“苏豆芽”。“苏豆芽”，大名苏绍清，我称呼其为“苏伯伯”，是小西门乃至老县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发豆芽的草根名人。苏伯伯发豆芽的技术，无人能及。其辛苦，其劳累，非经历过发豆芽的人，是完全不能体会的。

在那个年代，家中能够吃上豆芽，绝对是一种高级享受。豆芽，有黄豆芽、绿豆芽之分。凉拌、煎炒、做汤，都非常好吃。

苏伯伯在县城“合营菜店”工作，中年丧妻，靠着一手发豆芽的绝活，独自一人养育了八个儿女，其辛劳可见一斑。

无论春夏秋冬，小西门出门最早的是苏伯伯，回家最晚的也是苏伯伯，这是因为发豆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。在豆芽的生发过程中，每天早晚是必须浇水的，苏伯伯总是顶着星光出门，背着夜色回家。沿着河坝街、嘉惠门、跃进门、竹器社，苏伯伯来到通泰门一个名叫“沙嘴”的地方，依次查看近300个豆芽坛子，用河水给每坛豆芽浇水。发绿豆芽，是用涪陵榨菜那种大瓦坛，在底部凿个圆孔便于出水。如果用黄豆芽，则是用沙嘴干净的河沙，也称为“沙豆芽”。苏伯伯发的豆芽，又白、又嫩、又胖，享誉老县城，妇孺皆知。

发豆芽，看似简单，其实不然。冬季，天寒地冻，河水刺骨，苏伯伯要一坛一坛地把成熟的豆芽取出，然后分发给菜店或豆腐社的同事，让他们尽快送到县城里各个门市，以便供应给全城的老百姓。之后，他还要把每个坛子用河水洗净，开始生发下一坛豆芽。最重要的是，洗坛子是一件马虎不得的细活儿，坛子稍有不净，是发不出豆芽来的，全是芽胚或死芽。夏季，洪水猛涨，苏伯伯既要取熟豆芽，又要发新豆芽，还要观察水情，在洪水上涨之前，把沉甸甸的豆芽坛子挪到洪水线以上，避免坛子被冲跑。

据邻居们摆，有年夏天，洪水涨得凶险，“强盗水”忽然把豆芽瓦缸冲走了几个，眼看就要冲到下沙嘴了。正在值班的苏伯伯三下五除二，急忙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，想都没想就扑进浑黄的江水中，追着漂浮的瓦缸就游了过去，滔滔洪水中，拼了老命把豆芽瓦缸抢回岸上，人却累得要落气似的。路人见状，说：“几个瓦缸坛子，冲走就冲走了嘛，至于你这样豁出性命吗？”苏伯伯翻着白眼，喘着粗气，生气地甩出一句话：“爬开点哟，你懂个屁！”

在我的印象中，苏伯伯是不善言谈的，甚至还有点凶，当娃儿的我对苏伯伯有点怕，总是敬而远之。

还记得那年秋季，我因为长期生病打针，青霉素、链霉素把左右腿都打硬了打瘸了，就休学在家静养。某天，天黑尽时分，喝得有点微醺的苏伯伯系着个大围腰来到我家，解开圆滚滚气鼓鼓的围腰，对我父母亲说，“我给二娃弄了点上好的黄豆芽，明天给他熬点汤喝。小小年纪，脚都打瘸了，造孽得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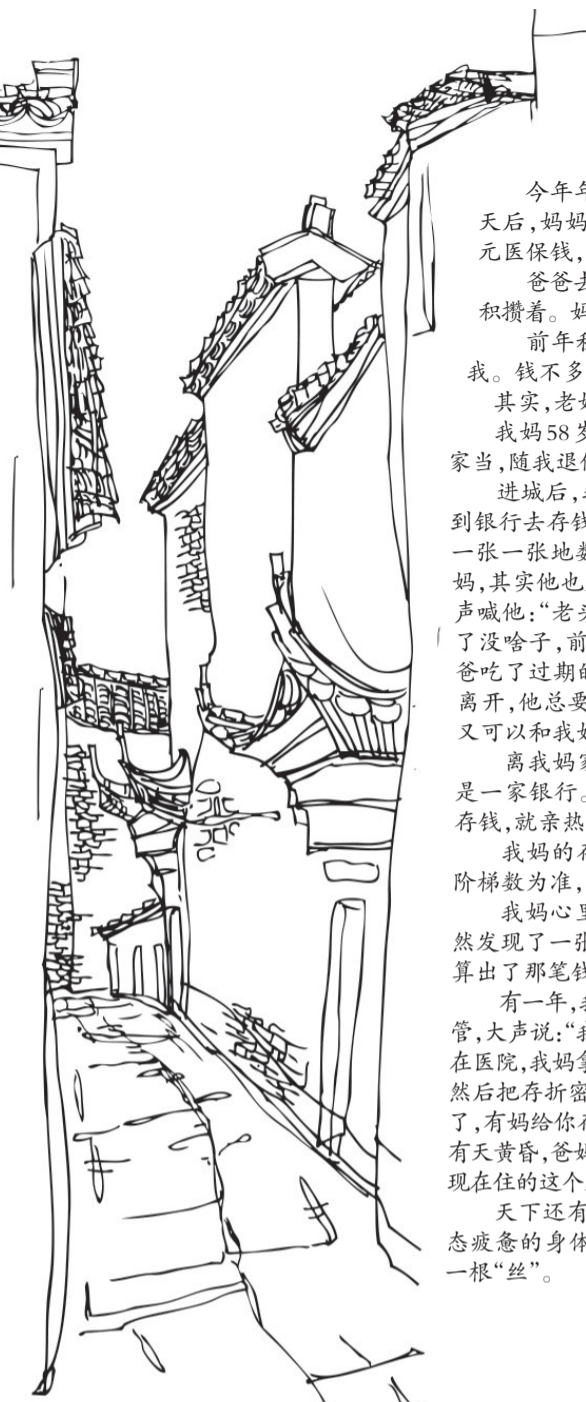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亲感激不尽，送苏伯伯出门。苏伯伯不忘叮嘱父母亲，豆芽的事儿，不要东说西摆的哈。很久以后，我的父母才从苏伯伯的二女儿那里得知，那天的黄豆芽，是苏伯伯用他兜里那点紧巴巴的钱给我买的，为我补身体的，为此还把原本给二女儿、幺女儿学校组织看电影的钱给克扣下来了。

在那个年代，稍微有点条件的城镇居民，都会在灶房或后院的某个旮旯角落养一两头猪儿的，到年关杀了，既可以过一个热闹年，又可以来为来年储备点油荤。苏伯伯家也不例外。苏伯伯家养猪有一个有利条件，就是可以把成品豆芽的边角余料带回家喂猪，左邻右舍都以为苏伯伯是占公家便宜。殊不知，每次带回家的烂豆芽、尾巴豆芽，苏伯伯都要先过秤，并按照处理价照实付钱的。按苏伯伯的话来说，交了钱的，腰杆伸得直，呼噜打得匀，就是半夜鬼敲门，我老苏抖都不得抖一下。

后来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老县城，苏伯伯从合营菜店转到国营菜店，进入菜店、豆腐社集体经营单位。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蔬菜、副食品、肉类不再是求而不得的物资了，苏伯伯发豆芽的工种也渐渐消失了。

现今，商场、菜市场、超市里的豆芽，虽然也干干净净、白白嫩嫩的，但对我来说，早已经没有“苏豆芽”年代的滋味了。不过，苏伯伯的“苏豆芽”名号，至今还留在小西门的清贫岁月中，还留在老县城的故事里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精美的苗族刺绣



载歌载舞的苗族

“春蚕”老妈

□李晓

今年年初，我给妈缴纳了一年的城市居民医保费，不到3000元。几天后，妈妈特地从老家赶来，打开一个小口袋说：“拿去，这是我的3000元医保钱，我活着不能给你们添负担。”

爸爸去世后，妈妈每个月只有不到1800元的社保钱，但她省吃俭用地积攒着。妈总是那么一句话：“我活着啊，就要给后人少添麻烦少添负担。”

前年秋日的一天，爸爸生病前委托妈妈把家里的钱都取出来交给我。钱不多，每一块钱都带着爸妈的体温。

其实，老妈也一直在为我攒钱。

我妈58岁那年，用一辆小货车载着瓦缸、泡菜坛子、棉絮、镰刀这些老家当，随我退休的爸来城里居住了。

进城后，我爸有退休工资，我妈后来才有了社保金，她最开心的事就是到银行去存钱。有一天，我爸对我说：“你妈啊，有时半夜也起来捧着存折，一张一张地数，然后再塞进她认为最保险的私密角落里。”我爸这样说我妈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典型的节约之人，有次他光着膀子在阳台吹风，我妈大声喊他：“老头子，你犯病了啊，不怕吹感冒了吗？”他居然振振有词：“感冒了没啥子，前年买的感冒药还放在柜子里，正好把它吃了。”还有一次，我爸吃了过期的药，还进了医院治疗。偶尔去外面吃饭，我爸也是最后一个离开，他总要习惯性地巡视一下餐桌，看看有啥剩菜顺便打包回家，带回去又可以和我妈凑合吃上几顿。

离我妈家不远，穿过一条老巷子，再上大街，梧桐树的光影斑驳下，就是一家银行。我妈对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特满意，工作人员每次见她去存钱，就亲热地说：“奶奶，您又来存钱了啊。”

我妈的存折密码设置得很机密。有时，她以当年村里那一坡石梯的阶梯数为准，或者以我爸的生日再加上水井湾有多少棵松树为准。

我妈心里，装着一个随时拨打的老算盘。7年前，我妈的一个邻居突然发现了一张1987年的银行存折，我妈查阅了历年来的银行利率，准确地算出了那笔钱的利息。

有一年，我妈患急性胃炎住院，在医院，她趁我转身，突然自己拔掉了输液管，大声说：“我的病好了，不输了不输了。”我妈是心疼输液的那几个钱。那次在医院，我妈拿出一个记账的小本子，郑重地告诉我，她一共有16张银行存折，然后把存折密码一一交给了我。我妈握住我的手说：“你不要那么熬夜写了，有妈给你存钱呢。”我把搂住瘦小的妈妈，哭了。想起那年我买房缺钱，有天黄昏，爸妈来到我家，把裹着的报纸哗啦一下摊开，是10万元钱。所以，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，每一块砖都传递着爸妈的温暖。

天下还有很多这样的老爸老妈，一生省吃俭用，一世忙碌操劳，拖着老态疲惫的身体，一分一分地给儿女们攒钱，像春蚕一样为儿女们吐出最后一根“丝”。

(作者系重庆万州区五桥街道办干部)

祝家山苗族服饰 绣在身上的历史

□令狐克强

徜徉在万盛祝家山的山村、石林间，时时会听到阵阵悠扬的芦笙响起，那婉转的旋律，仿佛在倾诉着一个千百年的传说。伴着笙歌鼓点，身着节日盛装的苗族同胞相聚在一起，寻友、对歌、迎亲、拜堂、闹新房等苗家婚俗，与椎牛、祭山神、爬花杆等习俗相映成趣，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“卡龙子”(苗)踩山会文化长卷。

万盛原是古代巴国的领地，也曾一度属夜郎国的势力范围。在巴、僚等氏族伐林开荒，向深山高谷拓展时，这里便形成了“土僚”、汉族、苗族等多民族杂居。长期以来，世代生息在这里的苗族，创造了独特而绚丽多彩的苗文化。“祝家山苗族服饰”就是其中之一，被称为“绣在苗族身上的历史”。

祝家山苗族服饰，绣品色彩艳丽，对比强烈，设色单纯，图样取自苗族历史、神话、自然和生活题材，造型手法运用了写实或变形夸张，古朴而艳丽，服饰上刻画的历史、人物、动物、花草等优美图案不仅涵盖了历史，更涵盖了美术这一学科领域。

祝家山苗族服饰是苗族的艺术精品，颇具民族特色，女装较浓重。女装一般由头饰、衬衣、围腰组成。头饰极为丰富，用丝织品或彩布缠头，数围形似圆盘大帽，外沿是镶有图案的花布，扎成小花，缀以翠珠。衬衣多为白色，腰系刺绣和蜡染的大套小围腰，围腰图案设计精美，做工精湛。除衣服外，妇女常佩戴刺绣工艺品，如手帕、香包等。服饰用料多以居住地出产的原料为主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棉、麻、毛等经过家庭手工作坊精编细织而成。

祝家山苗族服饰中的刺绣物件多用平绣，主要是妇女的衣裙、背带、围腰、袖套和男人的背心，小孩的衣服，家用的包袱等。一般以红色、白色棉布或绸缎作底料，绘上或贴上剪纸图案。其图案多为常见的龙、凤、雀、虫、鱼、蝶、树、竹、草、花卉、果实和几何图形之类。根据图案的内容，采用大红、水红、紫红、深绿、深蓝、深黄、浅绿、浅蓝、橙黄等各色丝线搭配进行刺绣，五彩缤纷，体现了苗族妇女爱美的本色及其心灵手巧的聪慧。

造型上，采用中国传统的线描式或近乎线描式的、以单线为纹样轮廓的造型手法。从制作技艺看，服饰发展史上的五种形制(编制型、织制型、缝制型、拼合型和剪裁型)在万盛祝家山苗族服饰中均有范例。用色上，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，努力追求颜色的浓郁，一般为红、黑、白、黄、蓝五色。从构图上看，它并不强突出主题，只注重适应服装整体感的要求。形式上，分为盛装和便装。盛装，为节日礼宾和婚嫁时穿着的服装，多彩华丽，集中体现苗族服饰的艺术水平。便装，样式比盛装样式素静、简洁，用料少，费工少，供日常穿着之用。

祝家山苗族服饰制作技艺，历来都由父母亲手教授，无文字资料留存，且技艺考究，传承比较困难，尤其是蜡染、刺绣等工艺已面临失传状态。

为抢救祝家山苗族服饰，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万盛的文化工作者深入苗族各主要居住地，采访、收集、挖掘相关的苗族服饰制作资料，开展老艺人服饰制作的调查整理工作。目前，万盛经开区和石林镇联合采取措施，将苗族服饰文化与旅游文化、旅游经济结合起来，让这一宝贵制作工艺重现生机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博物馆)